

人生的一個定則

孫道昇

如每人每月工資五十元，三百萬的病者又須損失一百五十萬萬元。計共每年因病而損失的達三千萬萬元之鉅，其他間接經濟上的損失尙未計入，中國貧窮問題之嚴重不爲無因。

總之，從社會病理學的觀點看，疾病是一種社會病理現象，是人格墮落與社會解組的一個要素。牠產生於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之中，更

人生觀的問題，中國學術界在民國二十年，曾經有一度非常激烈之論戰，這就是有名的「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中間冷靜有十幾年。最近，此問題又有死灰復燃之勢，於是就又產生出來了羅家倫先生的新人生觀一類著作。

中國學術界喜歡打游擊戰而不敢作陣地戰的學者太多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張君勵先生在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作的人生觀那篇文章中說：「科學之中，有一定的原理原則，而此等原理原則，皆有證據，……諸君久讀教科書，必以爲宇宙物事皆有公例，皆爲因果律所支配，實則諸君閉目自思，當知大多數之間題，必不若是之明確。而此類問題，並非哲學上高尚之學理，而即在於人生日用之中。甲一說，乙一說，漫無是非眞偽之標準。此何物歟？曰：是爲人生。同爲人生，因彼此觀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這條馬奇諾防線，銅牆鐵壁，除了在君先生冒失失在這裏碰了一個釘子外，幾曾再見有人敢向這裏進攻！

我常說：「游擊戰是絕對不能擊潰敵人之主力的。打算擊潰敵人之主力，便必須面向敵人的要塞之所在，集中兵力，一鼓作氣，一一的予以殲滅或摧毀，然後才能成功。」我在學術的論戰上，一向堅持着這種態度。我老早就覺得人生是統一的。人生觀表面上雖然「千差

萬別」，骨子裏卻是「二門一心」。人生觀只是人生之偽裝。人生如果統一，人生觀縱極「參差」，而百獲一樹，萬流歸宗，還有什麼不同之可言。人生實有原理可尋，原則可緝，「其然也必矣！」

人生觀之統一，因於人生之統一。而此所謂人生之統一，則僅以屬於精神方面之心理或行爲者爲限，至若屬於物質生活方面之生理與生殖等，「尚不與焉」！十五年前，筆者在中學求學時代，曾在霜劍週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做人生的三個定則，發揮這個道理。物換星移，時遷勢變，筆者的思想，卻仍未絲毫改變；只不過把三個定則，擴充而爲四個定則罷了！這四個定則，是：心變動向律、人際交際律、團社離合律、與正副作用律。他們能統一人生，統一人生亦即統一人生觀。茲分述如次，用實吾說。

(二)心變動向律：這條定律的條文是：「無論那一個人，他的整個心理之動向，無不隨其環境與地位之改變而改變；但是他無論如何改變，卻無一不是以其一己的切身利害之趨避爲依歸。」任何一個人，當他作學生的時候，無不喜歡挑剔先生之是非，及至自己作了先生，卻又不喜歡學生挑剔自己之是非。作兒女的總不喜歡自己多受父母的約束，及至自己作了父母，卻又不肯多方約束自己之兒女；作媳婦的沒有不恨婆婆，虐待自己，及至自己作了婆婆，卻又不能不虐

造成若干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如此相生相成，始卒若環，成爲人類社會生活一大魔障，是社會進步的一大阻力，在理想的社會中是不應該有病的，所以疾病之減少，便成爲社會進步的應努力目標之一。深願論社會建設者及早注意之。

待自己的兒媳；在野的人常高興指摘「在朝」的人之瑕疪，及至自己上臺，卻又不高興在野的人指摘自己之瑕疪；窮人愛罵富人，富人富了，卻愛轉罵窮人；不得志的人常恨濶人擺架子，及至自己濶了，架子也就不知不覺要擺出來了！有些人談到政治現狀，輒愛說某些人好，如果能讓他來幹，「一定要比這些人好些」。我說「算了吧！換湯不換藥，還不是就是那末一回事。」俗語說「文華殿閣老，誰作誰奸」，「可謂慨乎言之。我自入世以來，也不知接觸了多少人，我卻從來沒有發現過有一個人出乎這個則律所允許的範圍之外，可見這條原則是人事之公例，他是必然的，普遍的；他統一了人生，他也統一了人生觀！

(二) 人間交際律：這條定律的條文，是：「交相利則交相愛，交相害則交相惡。」人與人的結合，無論採取什麼方式，發生什麼關係，都得為這條原則所支配，沒有一個例外，也不能有一個例外。有利無害則「道契」，利盡害生則交絕。你如果不信，你可以多方面探詢一下，看看是真是假。你可以問一問同學們，鬧意見，爲的是什麼？你可以問一問兄弟們，鬧意見，爲的是什麼？你可以問一問夫婦們，鬧離婚爲的是什麼？你可以問一問朋友們，鬧絕交爲的是什麼？你可以問一問同事們，起衝突，爲的是什麼？……我個人自走入社會以來，在人事極端複雜的環境中度日，也不知遇到了多少「希奇」「古怪」的人事變化，總沒有別的原因，總只是爲的這個。可見這條原則也是人事之公例。他是普遍的，必然的，他統一了人生。他也統一了爲人生所僞裝出來之人生觀。

(三) 團社離合律：這條原則的條文是：「偏利則合，偏利則離。」原初，這條原則的條文是「共生則合，寄生則離。」後來覺得他不甚妥貼，才又把他改成現在這個樣子。這條原則，能夠說明所有的團社離合之現象，不使有一例外。證據太多了，俯拾即是。五四以後，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先後出現的學生會，內部鬧的烏煙瘴氣，便是一大批好例。有史以來，全球各國，各地民衆，由血統關係，組織

成功的大小家庭，「閨牆」，「析居」，鬼神皆愁，也是一大批好例。這些現象，除利害關係變化之一事外，我實在找不到再有別的足以使這些現象發生之原因。政黨分化，受這條則律支配；階級鬭爭，也受這條則律支配。國家的內在矛盾，受這條則律支配，國際的外在矛盾，也受這條則律支配。所以這條原則也是人事的一個公例。他是必然的，他是普遍的。這條原則能統一人生，因而他也能統一人生所僞裝出來之人生觀。

(四) 正副作用律：這條原則的條文是：「人們應事接物之心理，常同時發生正副兩種相反之作用。」正作用逆逆順順，副作用順逆順。副作用之勢力實遠超於正作用之勢力；支配人們的內外行爲之勢力，不是正作用，而是副作用；副作用最富自利性，而人與人之間所有的大小齟齬之發生，實無不受人們的心理所起之副作用之支配。前三條原則，發現在前；這一條原則，發現在後。這條原則中正作用與副作用兩個名詞，須得加以說明，才引起他人之信心。茲舉淮南子人間訓所載的兩個故事爲例：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懸其子以示樂羊。樂羊美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也，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以後，日以不信，……孟孫獵而得麌，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麌母隨之而曉，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麌安在。秦西巴曰：『其母隨之，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覽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

這兩個故事，就告訴我們人們的心理，確能有正副兩種作用發生之事實。就前一故事來說，魏文侯賞樂羊之功，是心理之正作用，疑樂羊之忍，即是心理之副作用。就後一故事來說，孟孫罪秦西巴之縱，是心理的正作用；信秦西巴之不忍，便是心理之副作用。我所

說的正副作用，便是指的這樣的心理之正副作用而言。淮南子人間訓全篇十之八九，均在闡明此理。知此，則知人們的心理之副作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所佔的地位之重要。沒有一個人的心理沒有副作用，沒有一個人的心理對人生副作用。文種之死，死於勾踐的心理對於他所生之副作用；韓信之死，死於漢高心理對於他所生之副作用；鄧通之死，死於景帝的心理對於他所生之副作用；霍氏之滅，滅於漢宣的心理對於他所生之副作用；楊脩之死，死於曹操的心理對於他所生之副作用。諸如此類之事實，車載斗量，罄竹難書；總之，人們的心理之副作用，實是人們的心理之一種普遍的作用。正副作用的原則，便是由歸納人們的這種普遍的心理作用而締成之原則。他有普遍性，他有必然性。他統一了人生，他也統一了人生所偽裝出來之人生觀。

前述四律，第一律僅就單獨個人之心向言；第二律則就兩人以上之關係言；第三律係就「法人」團社之內部言；第四律則係統合一切人們的心理之作用而言。這四條定律能說明所有的人類社會之一切複雜的人事現象之變化而無餘蘊。凡不能爲其他說明的人事問題，引用這四條定律來予以說明，便都迎刃而解。牛頓除建立萬有引力定律外

，尙建立有力學三律，合稱牛頓四律。我常常不自量力，把我所說的人生四個定則，引來與牛頓四律相比；現在我仍要如此。牛頓四律能使物理學或自然哲學大放光明，我也希望我這四條定則能使人生論或人生哲學大放光明。

張君勸先生說：「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人生觀之中心點，是由我與我對待者則非我也。而此非我之中，有種種區別。」因而，哲學家對於人們的人生問題，「東西古今，意見極不一致，決不如數學或物理化學問題之有一定公式。」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這種情形，自我提出人生的四個定則以後，業已不復存在。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建立的四個定則，「漏盡」「無礙」，通乎我與非我，無人能外，無人能離，便能把人生觀所遭遇的難關，予以澈底的打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生依靠他們，便是如此。他們能打破人生觀所遭遇的最不統一之難關。他們在人生論中所佔之地位，正猶熱學三律在熱學中所佔之地位。他們能統一人生，因而他們也就統一了爲人生所偽裝出來之人生觀。

性。破相者，破除一切虛妄計度；顯性者，顯示冲虛寂默之體也。然空宗立論，不外遮除一切情見執著，使人悟入真實本性。老莊卻不用遮詮，直下顯體。此二者之不同也。

老莊之言無爲，蓋有見於道體之虛寂。何謂虛寂？虛者沖虛，離一切相；寂者寂默，離一切染。道體虛寂，戛然絕待。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唯是沖虛寂默，無可形容。老莊於本體，所證會者蓋如此。嘗論老莊談體，差與空宗同。空宗全部意思，只在破相顯

老莊無爲釋旨

周通旦